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四書訓義卷九

論語五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縲本作縲力追切寫作縲俗誤縲息削切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攷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擊呂員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

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

爲況聖人乎

適當
作避

訓義昔者夫子爲其女子擇所歸也於門人中有取於公冶長而謂其可妻也蓋女子旣嫁而從夫則所以養其德性而裁成之者存乎其所配可妻云者其以其嚴氣正性爲能正身以刑於家室乎乃又言其雖在纒紉之中疑其不足以衛身而保室乎而非其罪也末世之刑賞無經而君子之自反不媿曾何傷乎以其子妻之而子得所從矣於門人之中又有取於南容其取之也謂其邦有道固不廢也言行之美旣足以爲時之所求卽無道亦可免於刑戮焉謹慎之至亦不至爲時之所忌卽此觀之則其不放弛於閨庭而足以爲室家之儀

刑見矣不但可保乃躬以保乃室也以其兄之子妻之得所從矣於此而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蓋女子從夫以後又無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壻之際恩禮所繫有賓主之道焉教之於既爲壻之後則易睽不如擇之於未爲壻之先以慎其始則情得而道亦不狎抑於此而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蓋君子立身之節遇不可常可常者已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無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殉俗而幸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逢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與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斯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密本作處
處藏古帝

號後因以爲氏今別作宓
者譌房六切音與伏同

訓義夫子以君子望天下士而難其人然君子之與小人異道其風範矩則自居於君子之途則固可許爲君子矣蓋所造不齊而詩書禮樂之氣正誼明道之術固有夔然自命者存則類相合也志相得也而於羣倫之中卓然其特出矣子賤之爲人尊賢取友以自成其德觀其宰單父而父事兄事者若而人鳴琴而治而不屑俗吏計功謀利之所爲則其所養可知已故夫子謂之君子哉若人此則自命於君子之途而能盡君子之修者也乃子抑謂若人之得爲君子也實以樂與君子交而相扶以進於君子者也則幸哉若人之在魯而魯多君子也藉令魯而無君子者功利之習成而道義之風息斯人也其焉取此衆君子之相獎相掖而成斯君子之德乎因若人而益信魯之多君子矣雖不必皆盡君子之修而亦自處於君子之途者也觀於魯而知君子之規模氣象其異於末俗而彬彬然成其風度者見矣觀於子賤而知君子之所尊所友之合志同力其自拔於末俗而振振然自爲一類者見矣吾願見君子久矣庶於若人與魯而求之乎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賈當作璜凡稱賢者字皆同女入洛切璜戶吳切璉本璉里

典故徐欽曰今俗作璉非是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璜方巨切簠居滑切盛饗加成與體平聲

訓義夫子於門人多有取焉而子貢自疑也乃問曰人不自知則無以自信且

無以自益也賜也問心而若有可自許望道而亦有所難至殆何如也子乃如其品而告之曰取材於所生者質也加功以成體者學也因其質之可爲卽以學而善治之體具於己而利用於人器也女蓋足以當之矣子貢益自疑而問曰器之爲天下用也有甚賤焉者抑有非所賤者焉今賜而僅如一器則賜之所成者有涯矣而尤恐爲器之不足重者也何器也子曰以器論之則女之爲器亦貴矣人所不敢褻用而必加重者也女之爲器亦美矣固自有其文章而見其華者也其於器也則瑚璉乎以薦郊廟以盛馨蘋彫之以文飾之以玉以

器言之女不亦爲器之殊尤者乎女可以自信者此也女如有求益焉則忽徒貴其所貴美其所美而可乎嗚呼以子貢之才而始得爲器始得爲貴重華美之器則悠悠於歲月以無所成屑屑於卑陋而不足尙者其自視又何如以子貢之才而僅得爲器僅得爲貴重華美之器則擴之於高明盡之於精微以不限於器者則從入亦必有自矣學者其可自廢而可自矜乎

或曰靡也仁而不佞

靡本从广从離今俗省广作上省離作乡非多非糸殆不成字用寫六經語孟荀簡日甚後人安所取正邪

靡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富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

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訓義夫子慎於言仁而深惡夫佞學者卽不能成仁者之德而必不可與佞人爲徒故望學者之仁猶緩而唯恐其佞也則甚嚴乃士習不謹徒以辯說相高不知佞之爲惡而競尙之若以爲仁有體而無用而用在佞則有如或人之稱仲弓者曰若靡也則信乎其仁矣而惜其不佞也有其體而不達於用抑無以應當世而見其長矣於是有觸於夫子惡佞之素心而直斥之曰夫人亦焉用佞爲哉以之辯道而無當於道也以之應事而無補於事也問其才而才止於一佞也問其心而心唯知有佞也夫人苟有志於君子之躬行則遠之唯恐不速防之唯恐不嚴而焉用之爲爾不見夫佞者乎非求以有當於道也非期以有得於己也唯人言如是而我能矯之禦人而已矣其禦人也非理勝而人不能屈也非心所固見爲然而不可易也口給而已矣放而不恤所存故出而不窮辯而不審所安故繁而不節於是而人或乍屈於其攷據之博持議之堅乃人心之是非終有不可抑者則憎之矣人憎之而彼猶自矜其辯抑顛倒於公

是公非以力成其說則人屢憎之矣勿論其反之幽獨而有媿放其良心而不知求而卽求合於當世亦已難矣今靡也蓋嘗從事於仁而仁之存去在一念而有合離仁之純疵在一閒而有得失吾不知其仁焉否也至於不佞則靡之不敢自信以爲仁而未至自絕於仁者正賴此也而焉用虧喪其真以趨於妄也哉靡固知其無用此爲而吾亦幸其不用也爾以是爲靡惜不亦惑乎嗚呼如或人者何足與言仁固不必與之深辯而夫子惡佞之心一聞言而不覺怒形於詞氣之閒則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者深切著明固非爲仲弓辯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疑當作泰影此以官賜氏者也但相沿已久及存其義而已說弋電切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攷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

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訓義學者之識量皆因乎其志志不大則不深志不深則不大蓋所期者小則可以浮游而有得必無沈潛之識所求者淺則可以苟且自居必無高明之量止此一理耳或見大焉或見小焉或見深焉或見淺焉其爲小淺之見者非果謂理之止於此也不如理之本量以求之而使吾心據爲固有則無窮之理可以一曲限之極至之理可以疑似聽之唯篤志者知此理之廣大而必求其備於吾心知此理之精微而必求其驗於吾心一曲不足以爲其規疑似不敢以爲是所謂是也心信理也非徒以理之名而信之也聖人以此勉學者之誠求夙矣而於漆雕開遇之子使漆雕開仕在夫子亦見其可仕矣開之於道無所枉於功有可效子信之矣子信之信其材也而開則不自見有材而還以問之心對曰開思天下事未有可以不信爲者而仕亦其大端也今也吾自反而求焉一事之當前必有一事之理其斷然必如斯以爲之者何故一物之相接必有一物之理其誠然必如斯以應之者何爲雖或知其當然而不能覺二三之

不可據者以何爲定體雖或知其固然而不能審毫釐之無可妄者以何爲至善今者竊有志焉思所以確見夫大理之存發而體念之身心以不迷於天下之故則退而學焉尙覺所求者之未得也使出而應世焉不愈以增所疑而不能準諸心以應諸事故使仕之命未敢聞也於是夫子聞之而知開仰對之下實有沈潛以求理而望此理高明之境以求得之心如是以爲學可以望其進而不知其所止矣故爲之欣然而喜其可與有成也由此觀之則學者妄以自矜躁而求試之心皆非其才之果優也志小而見盈則志浮而不實故以自信易而於理終無所合若開者雖以後之能言與否不可知而篤志如此則所見之大亦可知固學者所宜取以自廣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

桴讀如字從慈用切好本作敢與讀平聲材當作裁舊注云古字通用

桴櫓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讀如伐海中大船名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从竹从伐義本無取

訓義 隱見之際大義存焉亦精義出焉治則進亂則退不可爲則不爲不可與處則絕之此大義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斯世斯民有不容棄置之義自爲有道仁人之任則知其不可而亦不遽絕之義之精也義之大者果決之士能見之斯能行之義之精者非聖人無以度事理之輕重初終而審處之也夫子偶一日焉念天下之無賢君而歎曰使吾道而終不可行也則吾且乘桴浮於海而與斯世相忘亦安能日勤勤於道途而與時君相交際乎夫可則進否則退無遲回顧望之心必其有可決之志而後無所復疑則從我者其由與蓋亦舉子路以示遲疑於進退者之無補也而子路聞之遂喜子路亦非果於忘世者但其率一意之是非以爲離合而不欲浮沈於不進不退之間爾子乃謂之曰由也而決於從我乎是其見義而必爲也好勇可尙也殆過於我矣以我尙有悲閔之心而由但守得疾邪遠惡之志也雖然存此念而酌之其果可以絕世乎抑世未可絕乎絕世而可不爲已甚乎則義之所在審之天下

之治亂不如審之於吾心之所安度之於吾心之好惡不如度之於天下之所待存一浮海之心則不涅不磷不必有浮海之事而亦無損其至堅至白此必裁制其一念之獨是而無容悻悻也此則由之所未逮也由曷亦進思之乎嗚呼此聖人精義之至也故周流列國而終無所枉道亦無所任氣適如是而卽如是以合乎天理人心之至順夫義豈可輕言哉不取裁於聖人未有允合於義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衣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邑宰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如潮說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西本作國
華戶瓜切

訓義 易成者才也難純者仁也才至於已成則可恃爲終身之長而足以應天下之用仁則非必於離之而未必其能合卽合之矣而不能保其不離未合不可以言仁有離亦不可以言仁也故聖人之取人於材有器使之道而不責其不備於仁則必不輕信日月至焉者以爲己至蓋才之易成而仁之難純久矣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以聖人之教人唯仁而門人之所學者唯爲仁之事則子路之勇於有爲或其用力於仁者篤而仁可信也夫子曰仁存乎人之自得則亦唯人之自喻耳由嘗有事於仁矣其於天理之來復此心之不雜者吾不能知也夫子非吝以仁許子路也蓋既從事於學修之途則固不可絕之於仁外而非其功之已熟則固難遽許之也乃武伯以他日而又問其輕於言仁固終未悟也夫子曰子欲知由亦何遽求之於仁乎就由言由則固有可知者試由於兵事而由之長見矣千乘之國大國也其賦重兵也使由治之教之以法度

感之以恩信齊之以刑威可使治矣此由之所可知者也若夫仁則操存之嚴厲功有過於治亂者吾不能知其已嚴已厲焉否也夫言由則求可知矣已而武伯更問求之於仁何如也其輕於言仁猶未悟也子曰夫求亦有所以爲求者耳千室之邑爲公家之下邑百乘之家爲卿大夫之采地使求也而爲之宰上利乎公而下利乎民有成效也此求之可知者也若夫仁則克治之精密功有深於治繁者吾不能知其已精已密焉否也夫言求則赤可知已而武伯更問赤之於仁何如也其輕於言仁終未省也子曰夫赤亦有所以爲赤者耳束帶以正其衣冠立於廷而謹其進退使赤也而與賓客言內不失主君之威而外以施友邦之敬有令儀也此赤之可知者也若夫仁則持守之端恪有甚於正容者吾不能知其已端已恪否也甚哉聖人之慎於言仁也以三子之從事於聖學非無見心之候則不得拒之於仁之外而三子之內治有未純則無寧一之心抑不得納之於仁中顧不可輕許者仁而固已各自成其才矣則抑從其才而稱之而論人者不得以極深之詣輕責斯人而沒其所已成則又聖人

與善之宏也若其望人以同仁而不欲以才限學者於以成其志亦深切矣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實當作讀女當作汝
敢本作觀者作孰非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智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訓義學者之詣皆以所知爲其量有知己至而躬行心體有不逮者未有不能

知而克行之者也知量之大小偏全深淺遲速因乎生質生而知之者未嘗不資乎聞以牖之而舉其端卽見其委觸其末卽達其本而知量全矣學而知之者雖所聞在是可因義類以有所推廣而究不足以盡所知之理然苟能自知其不足則力學以求通亦可與生知者同功此聖人所以惓惓於學知之人而欲其探本原以會通乎衆理也夫能學之而能知之又能推類以知之其識量亦不小矣以此自矜者亦多矣則若子貢者以博而能通爲聖門之最而夫子恐其以此而自矜也乃詰之曰賜女之在吾門誠有敏達異於衆者但以視回則何如乎天之所授不可強也心之所喻不可誣也以窮事物之理以審至道之歸其敏鈍深淺之量果孰愈焉女豈不自知邪子貢曰夫賜亦嘗有意於如回而覺回之涯量有終不可幾及者豈但言愈哉卽望之而亦何敢也天若有以限之而盡情盡識不能出乎其域欲勉焉而不得至也夫回也固或待於聞矣乃非於聞而僅通所聞也甫有感發則事理之初終具悉修能之次序皆明體全而用備蓋聞一以知十焉若賜也亦未嘗無所知矣亦非待聞而始知所